

理论探索

AI时代的阅读:既要过眼,也要过心

□赵路梅

面对海量的数据与资源,我们要有一种自觉,那就是“知识既要过眼,也要过心”。我们不能因其便捷,而轻视、忽视这个时代所馈赠于我们的养分,没有真正将其吸纳到我们的生命之中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随时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帮自己答疑解惑,那么,在当今乃至未来,我们读书求知的意义何在呢?其实,也许我们应该问的不是要不要读书,而是大多数人有没有开始阅读、如何开始阅读的问题。时间匆忙,节奏加快,我们总是缺乏闲暇与精力,没有合适的阅读心境与规划。我的看法是,对于以往喜欢阅读却受限于客观条件的人而言,不可能有比人工智能时代更能成全自己阅读诉求的环境了。

毋庸置疑,从科技推进人类进步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庞大的数字图书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能量之流高度汇聚的缩影,也是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带给我们的福祉。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在《银河帝国:基地与地球》里对人类社会的创造性进化有一个期许,即“科技发展都是为了创造更多传递和储存记忆的空间,并且尽量简化取得某项资料的手续”。现在,我们手上有了诸如DeepSeek之类的开源性工具,可以说,人类文明互通融合的愿望正在进一步实现。

充分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阅读便利

时代的绵延生生不息,而个体生命的诞生与消亡却清晰地界定了每一个人在时光之流中的生存“间隙”。因而,每一个个体都要有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让自己的生命尽量变得饱满的诉求。就时代、生命与科技的关系而言,任何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科技成果,其最大的价值都在于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节省人们的生命成本。不然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将太原与北京之间的路程压缩到三个小时的高铁距离。因而,人类对于科技的依赖,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呼唤。我们生活在技术进化成熟度非常高的时代,不断依赖科技兑现人类的梦想。作为阅读者,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新的科技成果来拓展阅读的空间,不断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盈。

具体而言,高科技的发展,要致力于成全更好的生命,包括肉身身在物理空间的延伸、灵魂在审美领域的提升,也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的追求。就读书而言,大数据时代,意味着人文资源相对于普通人而言的丰富性、共享性和灵活性,即每个人具备更多的选择途径,也有着更灵活的阅读方式。其实,阅读就是自由地汲取信息。人们在刷牙洗脸或乘坐地铁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碎片来聆听自己喜欢的资源。这也许是一种自觉的习惯,也许仅是一时兴起。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阅读诉求。

阅读是一种积累,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手段,它要实现的就是打开自己,让自我充分地接触外界,让人世的光芒尽可能地投射自身。背靠海量的数据资源,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让人工智能帮忙规划适宜的阅读方案。在

数字化时代,我们可以选择系统化、循序渐进地阅读,也可以选择随性猎奇式的阅读。但是,面对海量的数据与资源,我们要有一种自觉,那就是“知识既要过眼,也要过心”。我们不能因其便捷,而轻视、忽视这个时代所馈赠于我们的养分,没有真正将其吸纳到我们的生命之中。

在无限的数字疆域里寻找自己的心理锚点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带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和可能,但也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周遭事物瞬息万变的的不确定的生存境况。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时代,没有一个可供我们心安理得地停下来的时刻。当下有一个热议议题是,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会不会在意识层面处于劣势。如果说,我们大多数凡夫俗子对思维和意识变化的思考还没有那么急切的话,那么人生经验的匮乏却是一个大家可以普遍感受到的问题。

本雅明曾谈及工业社会以来人们经验丧失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人拥有的大多只是经历,而非经验的承袭。如果人们无法将现在的活动和过去流传下来的传统进行整合,无法在意义和价值的链条中理解自身生命的延展,那么,人生就只剩下了一次性的经历的堆砌。而且,这种只着眼于眼下活动的生活经历对于未来也不具有参考性。当然,经验缺失未必源于个人的主动选择,更是这个时代诸多因素所催生的结果。

在生活的奔波之外,在闲暇的时间里,很多人都会打游戏或刷短剧。这些行为或许能给人们提供某种心理上的动感刺激,但它们并不轻易能够构成人生经验。无法创新、无法积累任何经验的生活,或不具有从环境中换取任何能量的潜力,或者不具有与他人进行经验交换的储备。那么,读书可以弥补人生经验的匮乏吗?我认为,就像科技可以代替人们从事重复性劳作从而节省生命成本一样,读书可以让我们借助别人的经验书写获得一种视角。既然我们没有时间与足够多的人们沟通相处以增长人生阅历,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于阅读,借助文字或其他媒介形式将别人的感受、感情和见解融化到自己的生活中,让自己与更多的生活、生命状态相关联。

若干年之后,无人驾驶技术也许会获得普及,人类也许不再需要掌握驾驶技能。但是,后人必须从阅读中得知,人类曾经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并经过对无数交通事故的反思和数代人驾驶体验的积累、更新才造就逐步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阅读成全我们与古往今来更多的人、事关联,让我在自己的时间节点和生命周期内与尽可能多的生命经验互动。同时,大数据允许我们在人类文明的版图图中肆意寻找自己的心理锚点,在广阔的艺术时空和无限的数字疆域里延伸自己的灵魂,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见识到更多元的世界面向。

让阅读成为人们通向新的自我的窗口

阅读让我们与当今的世界相关联,也让我们回溯历史,了解人类古往今来所经历的变化。根据一种连续性的大历史观,人们只有了解事物在过去的变化,才能知道事物现在如何变化,以及它们在未来会如何发生更大的变化;进而,我们也能思考为未来做些什么准备。通过阅读,更多的普通人建立起自己在世俗生活之外的“第二人生”。应该说,阅读不是打卡,也不是在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媒体里的点赞、收藏,而是真正投入其中,是用长久的浸泡来构筑一个让自己可以随时直达的精神家园。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也许贾宝玉是你的朋友,你记得他生活里的很多故事和细节;也许哈利·波特是你的同学,当你入梦后,你会和他在一起修习魔法;也许像《三体》里所描绘的一样,纣王、周文王、孔子、秦始皇、墨子、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类俊杰都会和你相遇……可以说,就我们当今所背靠的资源而言,不存在太多的资源门槛,我们可以在阅读中发现更多的人生诉求。

人的生命有限,精力也有限,值得珍惜的东西更加有限。因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其实值得反复阅读,就像你和朋友之间的不时问候一样。科幻小说《华氏451》有一个场景是,一个年轻人向朋友回忆爷爷给他说过的话,其实这些话想必也会使我们每个人深有感触:“你的手触碰到某样东西,那么死后你的灵魂就有地方可去……做什么事并不重要,他说,只要在你的手拿开之后,你触碰过的东西从原样变成了一件像你的东西。”我们也许没有足够多的财富,但我们可以做到认真地阅读和介入一本书,让它成为与我们的生命紧密缠绕的存在。我们用心阅读的书越多,我们拥有的气息和感受就越细腻丰富,我们的灵魂也会有更多可以不断光顾的所在。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读书之于人类,在当今拥有AI大模型的时代,其必要性何在呢?我认同一个说法,即所有人的一生汇聚成了人类的历史,鲜活的个体是文明延伸向前的触角。虽然我们的生命只是人类文明史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尘,但我们要做一粒对他处沙生有所知悉、对自己所处位置有所了解沙尘。人类文明越发展,视野越开阔,信息和数据生成也越丰富,AI大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个性化查阅平台。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直接的阅读建议。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根据阅读的进程与AI进行交流、探讨,使之真正成为阅读的有力助手。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AI幻觉带来的一些假数据、假信息。总之,大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向不可逆转,我们要积极适应和利用这个时代趋势,让阅读成为人们通向新的自我的窗口。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青年教师)

改进文风大家谈

1992年,葛晓音先生在给钱志博学位论文《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作序时,谈到了自己对于学术研究范式的一些看法:“大体说来,凡是先确立了理论框架和主要思路的研究模式,都会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这就是思维单调和直线化的问题。……如果研究的出发点或理论原则定得太高,主要观点一插到底,就更是如此。因为研究对象是立体的、不规则的,每种研究的视角都能发现一些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而不能顾及全面。即使楔入深层,找出许多问题的内在联系,也很难都捋到一条主线上。”说实话,葛晓音先生对这种愈趋理想性的“新派研究”是持一定的保留意见的。

的确,理性思辨是一种因果性思维,它凭借诸多概念、范畴、命题展开一种逻辑的推衍,所凸显的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于,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立体的、不规则的”,或者如钱锺书所说,“文学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因此,葛晓音先生认为,因果性思维的单调和直线化只能“发现一些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而不能顾及全面”,而且,“深思也会带来言不尽意的问题”,使语言文字的表达难以跟上思路的发展,论述便难免显得空泛和一般化。事实上,因果关系是机械的、外在的关系,只是事物诸多关系的可能形式之一。在因果关系之外,事物还有各种内在的联系,有诗意或魔力的世界关系,它意味着人与物由一种深刻的共情联结在一起。逻辑的、线性的方式是无法表现这种非线性存在的。因此,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引述格利尔巴泽(F.Gillprazer)的话说:“逻辑不配裁判文艺。”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逻辑的障碍”呢?葛晓音先生提醒我们,必须对以演绎和推论为主要特征的“新派研究”保持警惕,也就是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葛晓音先生注意到,“从三十年代过来的许多学者都受过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熏陶,但始终没有忘记作为研究客体的文学具有给人艺术感受的性质”,他们的文学研究往往能将“感性和理性这两种特质完美地统一起来”,而“使深曲的思绪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这无疑提示了一条克服“逻辑的障碍”的路径。

近日读到黄药眠先生的《关于当前文艺理论问题的几点意见》(1980)一文,其中谈道:“现在的批评文章,有些是不够过细的。有些文体则写得很枯燥,作者不爱读这类文章,读者也不爱读这类文章,只有我们的同行,爱读这类文章。假如只有同行爱读,这就有点可悲了。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有风格和华采。……我记得艾青就曾以警句的形式来论诗,这很好嘛!让更多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也都成为诗人吧!”这令我惊喜不已。黄药眠先生正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学者之一,他的这段文字

理论文章也可以是『文学』的

□吴子林

正可与葛晓音先生的文字作互文性读解。

依据上下文语境可知,“批评文章”包括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的文章。黄药眠先生批评当时的批评文章“不够过细”,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没有结合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没有联系具体的文学作品,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分析。概言之,它们没有黄药眠先生所倡导的“具体的思维”,只是一味地搬弄术语进行逻辑的推理、演绎。我们知道,思维是对思想的把握,思想则是话语所呈现的意义。由于“具体的思维”的缺席,那些“批评文章”只能产生抽象、晦涩的思想,并呈现为单调、枯燥的文体。他们用“行话”来写作。对于未经学术训练的一般读者而言,这些“行话”无异于“黑话”,读起来味同嚼蜡,而只有“同行”才“爱读”这种文章。其实,“具体的思维”的匮乏,加上局限于专业术语共同体,极易导致我们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言不及物,沦为一种“语言的空转”,其所产生的文化效应、社会效应亦微乎其微。因此,黄药眠先生说:“假如只有同行爱读,这就有点可悲了。”

怎样打破这种局面?黄药眠先生呼吁:“让更多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也都成为诗人”,“用诗的形式来论诗”,“以警句的形式来论诗”,使“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显而易见,黄药眠

先生强调了诗性思维或隐喻思维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述学文体的创造问题。在这方面,葛晓音先生与黄药眠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

时至今日,黄药眠、葛晓音当年所指出的问题似乎被人遗忘了。当下不少学者普遍缺乏一种语言意识、文体意识,诸多学术论著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无论男女老少都长一个样。坦率地说,不少论著“以艰深文其浅陋”,不仅一般读者不爱读,就连同行都不爱读!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很多的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未曾真正经受“语言的转向”的洗礼,未能立足于汉语的主体性,从世界存在的角度看待问题,“在语言之中”写作,“在汉语中出生入死”。他们的语言观念基本停留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没有意识到你“怎么写”决定了你“写什么”,而“在语言之外”写作,即将语言理解为表达某个观点、思想的工具或载体。多数人只是“约定俗成”地写作,没有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一门艺术,是一种个性化的事业。实际上,文体的基础是语言,创造思想的同时也创造着语言;学者之述学与作家之创作是相通的,一部理论或批评著作亦可写成一部具有文学性的作品。用黄药眠先生的话说,“文学批评”可以变成“批评文学”。也就是说,理论文章也可以是“文学”,并形成与学术思想相匹配的文体风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专家研讨黄丹丹小说集《天鹅之舞》

本报讯 4月9日,安徽作家黄丹丹小说集《天鹅之舞》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寿县文联主办,安徽省作协支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安徽省文联副主席许春樵,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姚巍,寿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孙奇志,以及白烨、潘凯雄、贺绍俊、胡平、石一宁、徐晨亮、李亚妮、徐刚、余同友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黄丹丹是安徽省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青年作家,《天鹅之舞》是她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作品以安徽寿县为背景,挖掘了当地的生活经验与文化传统,描绘出新时代寿州古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和独特的人文魅力。与会者认为,《天鹅之舞》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呈现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奋斗、梦想、喜悦与泪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

八方文讯

《古今石油和化工人》(第一辑)在京发布

4月18日,由中国石化出版社主办、中国化工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协办的《古今石油和化工人》新书发布会暨第二辑编纂工作启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致贺信。中国石化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志华,中国化工协主席钱玉贵、执行主席刘鹏凯,以及专家学者、该书编委和作者代表60余人参加。

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的《古今石油和化工人》(第一辑)由翟海潮、叶建华、刘承彦主编。从宋代科学家沈括到近代化工先驱范旭东、侯德榜,从“铁人”王进喜到当代科研精英,全书跨越千年时空,收录百余位古今石油化工行业代表人物的事迹,立体呈现出他们的专业成就与家国情怀。与会者认为,该书以人代史、以人代事,记录了古今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脉络,讴歌了新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的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

(王泓烨)

以诗歌赋能“非遗+文旅”

4月12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蓝印诗人”颁奖活动暨“诗+蓝印服饰”进入星享之旅启动仪式在浙江东阳举行。活动旨在传承蓝印花布非遗文化,打造“诗歌+非遗+高铁”互动格局,推动诗歌创作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胡占凡,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黄亚洲,《诗刊》社原主编叶延滨,复星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集团副总裁、杭绍台铁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马绍贵,林栖三十六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林栖及多位诗人参加活动。

何冰凌获蓝印诗人奖,卢山、张小未获蓝印实力诗人奖,岑木获蓝印新锐诗人奖。大家表示,诗歌、高铁与蓝印花布的联动,是一次以文化为纽带、探索“旅游+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诗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有益尝试,以创新方式展示了中国的非遗文化与科技实力,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毕淑敏新作《昆仑约定》塑造成边军人群像

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施战军、作家梁晓声、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以及该书作者毕淑敏,从创作感受、使命感、青春与奉献等多角度展开探讨。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致辞,首都图书馆馆长毛雅君接受毕淑敏赠书。

《昆仑约定》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戍边为背景,塑造了一批不畏艰苦、个性鲜明、敢于牺牲、保家卫国的军人形象。大家谈到,《昆仑约定》是一本书写人生海拔的书,小说的人物群像描写和深层意蕴都颇具特色。昆仑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在小说中将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

毕淑敏表示,写这部作品是自己对一座山许下的承诺。年轻时没有写,是担心自己无法将那些强烈的震撼之情表达清楚。但岁月不饶人,再推可能就来不及完成了。“于是我在70岁时鼓起勇气,开始创作这部作品,以便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

(康春华)

专家共话昆曲传承的守正与创新

4月7日,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昆曲传承:守正创新与高校使命”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任羽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出席并致辞。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青春版《牡丹亭》的美学表达与传承范式、昆曲高校传承的创新实践与未来探索等主题展开研讨。

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巡演500余场,吸引无数青年观众欣赏和热爱昆曲艺术,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与会专家谈到,青春版《牡丹亭》凭借独特气质,精准地抓住了青年观众的审美喜好,为广大学子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美学课。剧中,年轻演员用灵动的身姿、婉转的唱腔,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古老的昆曲艺术

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魅力。未来应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高校、各昆剧院团与社会各界的深度合作,共同守护昆曲艺术的传统之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新动力。

(杨茹涵)

为版权强国建设贡献文学力量

4月17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在京举办2024年报发布会,作为“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活动旨在总结版权保护成果,表彰行业标杆,并推动公众版权意识提升。

会上发布了文著协《2024年工作年报》,揭晓了2024年度相关榜单,陈伯吹、贾兰坡、高士其等作家,《繁星》《海上日出》《荷花》等作品入选。据介绍,2024年文著协在版权管理、服务创新、权益维护等领域取得良好成效:全年向著作权人分配费用1146万元,惠及2395人次;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推动中国优秀作品“走出去”,并引进海外经典戏剧作品;发起“版权让无障碍阅读更温暖”倡议,向大凉山书屋捐赠图书,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文著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著作权集体管理事业,以专业服务对接作者和产业界需求,维护版权价值,为版权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刘鸿波)

作家峭岩向家乡赠书

4月10日,峭岩《东方之子——巍巍的成长之路》赠书活动在河北唐山七步楼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举行。军旅作家、诗人峭岩新作《东方之子》由辽海出版社出版,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著名作家、诗人魏巍不停跋涉、不断奋斗的一生,以及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活动中,峭岩向唐山市图书馆、唐山师范学院、丰南区作协及图书馆、遵化市作协等单位赠书。峭岩在发言中阐述了新书的创作背景、灵感来源及书中想要传达的核心思想。他说:“作为唐山人,能把自己的新书赠送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算是完成了回报家乡的一份心愿。”于大中、绿岛、吴勇刚、杨立元、刘长明等表示,作为一部传记作品,《东方之子》既有扎实的叙事和细节,有诗意的描写和语言,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好地融合在一起。